

清初史料四种

清初史料四種

清初史料四種

撫安東夷記 東夷考略

遼夷略 建州私志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北平圖書館刊印

序

余曾輯清初史料五種付商務印書館刊印旋以滬上事變被燬夏間檢理舊籍其中遼事志略一種原本已不可復得又以東夷考略遼東諸圖原刻遠在東瀛卒以人事匆匆未獲商借乃重理殘餘輯爲四種而爲之序曰昔王靜安師謂新出史料凡有四種一殷虛之甲骨二漢晉之簡牘三六朝及唐之卷軸而內閣大庫及元明清文書實居其四夫吾國流傳史蹟容擴雖廣塗徑不同綜而言之皆當時人記當日之時事而已及夫代遠年湮風物變易與現代社會風俗不同後人遂名之曰史籍或曰經典因之而生幽邃之感焉豈知昔日佶屈聱牙之經典繁文縟辭之禮節皆當日平凡之時事治史學者亦不過以銳敏之識力察古代社會之情況略得其真相而已故章實齋謂六經皆史余謂六經皆時事也掣治史學者本無年代遠近之分別其解決問題也能影響於社會其功用則一惟史蹟之年代較近者則於今日之情況也較切而影響於現代社會也爲尤深今且以明清史事而論亦較治近世史者時代爲較遠矣然姑舉數端而言之如明代之建州問題清康熙間西學之東漸清代中葉太平天國之役清季外交等問題果能致力而研究之則不但當日

情勢可以略見而吾國致弱癥結之所在亦可略明矣豈非治近代史尤急於古代史乎然治近代史亦正未易言也雖獲有新發現之史料然必具有豐富之常識及銳敏之別裁再輔之以社會科學別國方言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而後治近代史始庶乎可言若缺其一皆不足以言治近代史也吾嘗疑夫近之治史學者得一祕籍則競相愛寶深自固藏稍有所見則風格高張自喻珠璣竊以爲今日治學之態度亦與昔日不同昔日之所謂文人學士也則以爲斯道爲千古絕學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深具乎豪傑之思不可一世之概須知學問與社會俱進步非一人一力可以據有其互助亦猶工廠工人之合作其平凡亦猶工廠之產物人人皆可得而爲正不必虎視將來傲然一切也故吾文苟出之精審正不妨發表於世使吾說而確則可供學者之探討使吾說若否更不妨憑當世之指摘然後學術始可言進步是則多一治近代史之人即多一通達國情之士矣國是亟矣有力者盡之以力有才者輸之以才各盡厥職實事求是不主空譚則外侮內亂庶有豸乎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安陽謝國楨記於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初史料四種

目次

撫安東夷記一卷

明馬文升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紀錄彙編本

東夷考略不分卷

原題崧上愚公撰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上虞羅氏傳鈔本

遼夷略一卷

明張鼐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刻寶日堂集本

建州私志三卷

原題海濱野史撰 東方文化會藏銅仙逸史本

附

清開國史料考叙論訂補篇一卷

安陽謝國楨撰

撫安東夷記

馬文升撰

清初史料  
四種之一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密邇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卽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太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旣又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眞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



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  
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  
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北  
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  
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  
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  
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  
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西海  
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  
也先猖獗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  
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  
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  
于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  
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

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京師而山仍桀騫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乧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以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覘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予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剝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衆

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啟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 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

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尙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斃或言宜以大官酌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予於私居諭汪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 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刼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來實難於度日予遂承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臙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尙懷反側難保遠

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  
 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比予至開原甫三日果數  
 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  
 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爲功予因並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  
 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剿之或既奪其心而  
 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 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  
 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  
 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  
 予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於  
 內閣驗授官璽書依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  
 汪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  
 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  
 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  
 可不請馬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

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謄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瓌刑部尙書林聰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忤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爲人臣者亦可監矣

撫安東夷記

人受亦不...

天字不...

...

...

...

...

...

...

...

...

...

撫安東夷記跋

右撫安東夷記一卷明馬文升撰按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明史有傳成化十二年九月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飭遼東邊防時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乃由撫順間進赴廣寧自白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事情畢露乃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啟他日患也守臣阻之散赤哈因合建州董山餘孽犯邊而巡撫陳鉞與文升有隙十四年正月散赤哈等乘虛入鳳集諸堡陳鉞與總兵韓斌意在撲剿夷人以掩罪乃乘夜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時太監汪直惑於通事王英之言謂往撫可邀大功乃與文升相貳卒勞師無功撫之而歸既而以兵部失機下文升於獄謫戍四川癸卯乃赦還仍巡撫遼東是書文升自記當日時事爲記清初史事最早之書明代自永樂征服遼東而後成化三年征討董山之役實與遼東史事最有關係惟明史不爲建州立傳於清初史事多所禁諱語焉不詳有此一書吾人始可略知其端倪爲徵明清掌故者不



可少之書已原書刻於記錄彙編及馬忠肅三記中流傳極鮮乃重付刊印用廣其傳焉安陽謝國楨記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圖像模糊，文字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到一些字跡。